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
教育人类学研究中心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 第四辑

主编 ◇ 滕星

广西乡土教材的历史、现状 及发展前景研究

——兼论国家知识与乡土知识的冲突与整合

冯汝林 ◎ 著

民族出版社

广西乡土教材的历史、 现状及发展前景研究

——兼论国家知识与乡土知识的冲突与整合

冯汝林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西乡土教材的历史、现状及发展前景研究:兼论
国家知识与乡土知识的冲突与整合/冯汝林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6. 3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滕星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4263 - 7

I. ①广… II. ①冯… III. ①乡土教材—研究—广西
IV. ①G423.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6644 号

策划编辑: 虞 农

责任编辑: 千 日

封面设计: 海龙视觉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219 千字

印 张: 7.875

定 价: 28.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4263 - 7/G · 1986(汉 968)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总序

人类学 (Anthropology) 是一门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类群体的文化传承与文化学习、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教育学作为专门研究如何培养人类下一代问题的一门学科,也肩负着传递知识、传播文化的基本功能。这样,人类学和教育学之间就有了天然的脐带,教育人类学也因此成为二者之间有机联系的一座桥梁。

教育人类学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or 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 是由教育学与人类学相互交叉并通过科际整合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其核心研究领域是多民族国家的少数群体教育,包括少数民族教育、乡村教育、移民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教育人类学吸收了包括哲学、法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形成于 20 世纪中期,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形成了以德国、奥地利等国为代表的欧洲哲学教育人类学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两大流派。文化教育人类学流派又可

以划分为主要由人类学家组成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学派和以教育学家组成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

欧洲哲学教育人类学学派主要注重于从人的本质、教育的本质、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发,从哲学的高度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教育人类学中的教育人类学理论学派,继承了英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框架、概念与田野工作方法,并用其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学派则从英美文化人类学那里继承了“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并将其与美国的土特产——美国社会民族理论相结合来研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其最初目标是为了捍卫以少数民族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其长远目标是想通过教育改革构建一个不分族群、社会阶层、性别、年龄、身体与智力差异的乌托邦式的国家与全球多元文化社会。文化教育人类学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教育(包括移民教育和土著教育等)和多元文化教育等方面。

教育人类学在国外已有长足的发展,其学科地位早已确立,并对许多国家的教育改革、教育政策、教育规划、教育咨询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人类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国际上对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文化差异与机会均等、多民族国家中主流民族与少数民族、国家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关系的讨论,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人们对教育与社会弱势群体倍加关注,教育人类学也随之成为一门社会与学术界瞩目的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

二

中国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起步较晚,肇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当时研究的重点是异文化和跨文化教育

育。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大陆才开始系统引介西方教育人类学的学科知识,传播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教育人类学获得了初步发展,不少学者开始尝试结合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本土的教育问题或试图建构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在20世纪80—90年代,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一直被冠以“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简称“民族教育研究”,其学科则被称为“民族教育学”,鲜有称为“教育人类学研究”或“教育人类学”的,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这是由于人类学这门学科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在20世纪初中期被引入中国时,产生的名称概念上的不统一,以及后来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历史的影响。20世纪初中期,人类学在英美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大体系,在欧洲大陆的德国和苏联则将人类学称为民族学。当时的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赴德国进修民族学,并将民族学这一学科概念首先引入中国,尽管后来的人类学家吴文藻及其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先后将英美的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引入中国,但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大学院系调整、民族识别工作、少数民族研究,以及西方英美人类学被错划为“伪科学”,而苏联的民族学则占据着统治地位等历史的原因,使大陆地区人类学在很长一个时期只能以民族学替代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当前,在西方人类学体系中,民族学基本上作为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下的一门分支学科。而目前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上,民族学被划分在法学门类下,而人类学则被划分在社会学门类下。同一门学科被人为地划分在截然不同的学科门类中,造成了人们在学科概念上的混淆。

其次,早期大陆地区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主要以少数民族教育为其研究对象,很少以教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扩大关注主体民族——汉族的正规教育与非正规教育。故一直以“少数民族教

育”、“民族教育”和“民族教育学”加以称谓。

再次，由于该学科领域的许多研究人员对国外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历史与发展，以及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并不十分了解，导致他们对教育人类学与民族教育学学科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十分清晰。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带有争论的学术问题，在此不拟展开讨论。

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翻译引介了一批西方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和著作，传播了教育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和重要理念。

二是从理论上对这一学科进行深入探讨，试图结合国情研究大陆地区教育的发展问题或试图构建教育人类学的本土理论体系。

三是采用教育人类学的理论，关注异文化教育现象，提倡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寻求跨文化的了解和对话，特别是为研究民族问题和民族教育提供借鉴。

四是从人类学的视角切入，解读汉族的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探讨文化与教育的关系、教育的文化功能等，在一个更广阔的人文背景下探讨大陆地区的教育问题。

五是积极开展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出现了一批具有本土意义的教育人类学民族志作品。

六是在一些师范大学和民族院校陆续建立了相应的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教学科研机构，开设教育人类学课程，教育人类学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完善，学术科研队伍日益壮大。

七是在吸收西方教育人类学学科素养的基础上，进行本土理论建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人类学理论。

八是以教育人类学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多学科合作研究课题成果初见端倪，积累了一定的教育人类学本土研究经验以及与国际组织合作开展研究的经验。

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出现了注重学科建设，注重

在本土经验基础上探讨全球性议题，更加关注现实问题解决的新气象。目前，大陆地区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已走完学科萌芽阶段，由非学术化阶段开始步入初步学术化阶段。

三

在新世纪，为了进一步发展中国教育人类学，2001—2002年，民族出版社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这是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方面的第一套丛书。其第一辑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是一套开放性的学术丛书，它肩负着两个主要任务：一是系统介绍与评价国外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二是在批判性继承国外教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积累与展示中国本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个案研究的最新和重大研究成果。它提倡走出书斋，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去研究当今中国的学校正规教育与社区、家庭的非正规教育；特别关注中国社会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和低社会阶层等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倡导书斋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风；推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自由与理论创新的精神。

“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一辑共5部著作，分别为：《西部开发与教育发展博士论坛》（滕星、胡鞍钢主编，2001）、《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理论、政策与实践》（滕星、王军主编，2002）、《族群、文化与教育》（滕星著，2002）、《文化遗产与教育选择——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的人类学透视》（王军著，2002）、《文化环境与双语教育——景颇族个案研究》（董艳著，2002）。这5本著作的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和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2005年,由本人担任主任的中央民族大学国家“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获准成立,这是国内“985工程”高校中首个以建设教育人类学学科为主要目标的研究机构。该中心力图在“985工程”的实施推动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体系和教育人类学学科体系。

在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的大力推动下,2008—2009年,民族出版社继续推出了由本人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二辑共10部著作,分别为:《多元文化与现代性教育之关系之研究——教育人类学的视野与田野工作》(钱民辉著)、《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本土经验与学科建构》(滕星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教育研究》(滕星、张俊豪主编)、《多元文化教育——全球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与实践》(滕星主编)、《教育的人类学视野——中国民族教育的田野个案研究》(滕星、张俊豪主编)、《多元文化社会的女童教育——中国少数民族女童教育导论》(滕星主编)、《教育与社会发展——中国贵州省的一个社区个案研究》(罗慧燕著)、《教育与族群认同——贵州石门坎苗族的个案研究(1900—1949)》(张慧真著)、《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滕星、王铁志主编)、《全球视野:教育领域中的族群性、种族与国民性》(西玛哈偌等主编,滕星、马效义等译)。这些著作中既有教育人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有深入细致的田野个案研究,较为集中地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水平以及国外相关研究的进展。

2005—2009年,在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研究中心(现为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实施了五个重点建设项目,分别为:

(一)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类型与初中地方性校本

课程建构（滕星教授主持）；

（二）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开发的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与基础理论研究（滕星教授主持）；

（三）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状况及存在问题调查研究（滕星教授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王远新教授联合主持）；

（四）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法规与管理体制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劳凯声主持）；

（五）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与效益研究（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研究所王蓉教授主持）。

在这五个项目建设的直接推动下，我们精心挑选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作为“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三辑出版，这些作品分别是：

《经济文化类型与校本课程建构》（滕星、巴战龙、欧群慧等著）、《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革与义务教育发展：社会学透视——从税费改革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郭建如著）、《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资源配置与效益研究——基于云南、新疆、内蒙古等地贫困县的案例研究》（郭建如著）、《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应用研究——在学校教育和扫盲教育中使用情况的调查》（滕星、王远新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新创文字研究论文选集》（滕星、王远新、海路主编）、《在田野中成长——教育人类学田野日志》（滕星主编）、《新创文字在文化变迁中的功能与意义阐释——以哈尼、傈僳和纳西族为例》（马效义著）、《土族、羌族语言及新创文字使用发展研究》（宝乐日著）、《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视野中的维汉双语教育研究——新疆和田中小学双语教育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艾力·伊明著）、《民族学校教育中的文化适应研究——贵州石门坎苗族百年学校教育人类学个案考察》（张霜著）、《社会变迁中的壮文教育发展》（张苗苗著）、

《中国乡土教材的百年嬗变及其文化功能考察》（李素梅著）、《学校教育·地方知识·现代性——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巴战龙著）、《人类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滕星、海路主编）、《书斋与田野——滕星教育人类学访谈录》（滕星等著）、《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民族院校》（张俊豪著）、《中国乡土教材应用调查研究》（滕星主编）、《无根的社区 悬置的学校——湖南大金村教育人类学考察》（李红婷著）、《文化变迁中的文化再制与教育选择——西双版纳傣族和尚生的个案研究》（罗吉华著）、《云南省孟波镇中学多元文化教师民族志研究》（欧群慧著）。

在完成“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三辑的编辑出版工作之后，在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创新基地教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从2012年夏开始，“教育人类学研究丛书”第四辑（第一批）8部著作将陆续与读者见面，分别是：《乡土知识与文化传承——中国乡土知识传承与校本课程开发研讨会论文集》（滕星主编）、《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研究》（班红娟著）、《民族地区发展与乡土教材开发——宁夏回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田野调查》（张爱琴著）、《甘南藏汉双语教育历史与发展研究》（王洪玉著）、《拉祜族女童的教育选择——一项教育人类学的回访与再研究》（杨红著）、《台湾乡土教育历史与模式研究》（吴杰著）、《社会变迁中山西乡土教材的编纂与应用研究》（温润芳著）、《广西民族地区语文德育研究》（韦美日著）。

我们相信，“教育人类学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将在教育学与人类学学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它必将进一步推动人类学与教育学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整合，为教育学和人类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从而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做出贡献。

滕星

2012年5月修订于中央民族大学独树斋

前 言

一、背景与目的

（一）经济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多样化的影响

目前，人们对经济全球一体化削弱文化多样性活力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处理二者的关系，关乎人类的智慧。一方面，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更广更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文化多样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重视。在其影响下，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样性、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差异与机会均等的关系，成为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亟待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存在着丰富多彩的乡土知识。从清末至今，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编写乡土教材用于教育活动的情况很多。乡土教材日益成为学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民国时期，各地教育体系相对独立，以县为主体编写的教材凸显了地方历史文化的色彩；乡村建设运动进一步促进了乡土教材的开发和使用，有志之士纷纷在各地农村兴办新式学校，编写适合各地情况的乡土教材。但是，大一统的教育体系和教育传统在我国根深蒂固，导致乡土教材的发展进程时起时

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统编教材迫使乡土教材离开学校。2001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建立三级课程开发体系，为乡土教材打开了高速发展的空间。2003年，教育部允许各地可以开发本土教材，吸引了许多教育界人士和民间机构迅速进入这个领域。在国家行政力量、社会各界、NGO组织的合力推动下，乡土教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与此同时，乡土教材也成为保护和传承乡土知识、民族文化，尤其是濒临失传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药，“民族文化进校园”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但目前开发的乡土教材还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其传递、创新乡土知识的功能没有得到重视，影响力比较小；乡土教材的开发重点集中在少数几个省份，因为受制于编写教材的人才、资金、师资培训、课时等因素，大部分农村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还没有自己的乡土教材。

（二）广西各界对乡土教材的重视

青少年对乡土知识的陌生，以及情感和心理上的疏离状况日益严重。而乡土教育则能建立青少年与乡土的精神血缘联系，也关系到优良传统的继承。现行乡土教材在内容和形式上过于传统；已有乡土教材生存空间狭窄，使用率低；乡土教材的开发及推广经费不足、人力稀缺；乡土教材的内涵与外延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关注和研究缺乏等。

乡土知识是由区域人民在自己长期的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产生、传递的知识体系，它具有地方性、整体性和口头性的特点。乡土知识教学是中小学增强与本地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实际联系的重要环节，也是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手段。为此，广西各界建议：开设乡土教育正式课程，重新编写教材，尝试以市为单位，根据各自特点和情况，组织编写乡土教材；乡土教材在内容上，应集环保、体育、音乐、美术、摄影、自然科学、社会调查、综合实践活动于

一体，纵向延伸民族文化，横向联系各学科；乡土教育不能局限于课堂上的讲授，应让学生走出校门，到外面去实地感受乡土气息，对自己生长的地方有感性认识；吸纳教育界人士、民间机构，甚至教师和学生本身参与到乡土教材编写中来，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互动；乡土教材的推广可以通过学生社团，也可由民间组织出资或通过向基金会申请获得；尝试探索由学校、师生和民间非政府组织参与互动的乡土环境教育模式。

（三）目的

目的在于厘清广西乡土教材的发展脉络，通过田野调查明了各个方面对乡土教材开发使用的态度，以学校场域内，教师与学生、国家统编教材与乡土教材等方面的冲突，观照学校场域内国家知识与乡土知识的冲突，以及二者整合的可能性和前景。

二、前人的研究

前人的研究分为对中国乡土教材和广西乡土教材两方面的研究。

（一）对中国乡土教材的研究

1. 民国时期对乡土教材及乡土教育的研究

随着乡土教育运动的开展，诸如“乡土志”“乡土教科书”之类的乡土教材的大规模编纂、使用，对乡土教材的研究在民国时期逐渐兴盛，并出现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学术专著和研究文章。

专著有《乡土教育丛书》（包括《大单元乡土教学实例》^①

^① 王懋德编：《大单元乡土教学实例》，西京，克兴印书馆，1934。

《乡土教育概论》^①《各科乡土教材》《乡土教学资料》等四编。)《乡土教材研究》^②《乡土教材研究》^③《小学乡土教学》^④《乡土教育纲要》^⑤《小学乡土教育的理论与实际》^⑥《社会科乡土教材》^⑦《乡土教育研究》^⑧《乡土教材编辑法》^⑨《四川历史乡土教材》^⑩《怎样编辑地方教材》^⑪和《新兴的世界教育思潮》^⑫。

文章有《乡土教材研究》^⑬,内容包括乡土教育与乡土教材、乡土教材与小学课程、乡土教材之编选、乡土教材要目之编订、乡土教材及教育实例、乡土之教学做。《浙江教育行政周刊》刊登了《乡土教育论》《乡土教育之意义与目的》《乡土教育的新认识》《乡土教育之教材问题》《编印地方性教材的意见》《乡土教材怎样去搜集》《乡土教材的研究》《编制小学乡土教材纲要》《小学乡土游戏教材的研究》《小学乡土游戏的研究》《一个征集乡土游戏的办法》《乡土教材征集纲要》《本省乡土教材选录》等13篇文章。^⑭曹懋唐的《小学社会科乡土教材的研究》^⑮。

综合上述研究材料,可以看出,对乡土教材的研究与对乡土教

① 祁伯文:《乡土教育概论》,西安,陕西省教育厅编辑室,1935。

② 王骧编:《乡土教材研究》,上海,上海新亚书店,1936。

③ 王伯昂编著:《乡土教材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④ 吴志尧编:《小学乡土教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⑤ 蔡衡溪编:《乡土教育纲要》,上海,大华书局,1935。

⑥ 曹凤南:《小学乡土教育的理论与实际》,上海,中华书局,1936。

⑦ 汕头市立第四小学校编印:《社会科乡土教材》,1936。

⑧ 江苏省立苏州实验小学编印:《乡土教育研究》,1936。

⑨ 梁上燕主编:《乡土教材编辑法》,民团周刊出版社,1939。

⑩ 柳定生编:《四川历史乡土教材》,成都,成都钟山书店,1944。

⑪ 水心编著:《怎样编辑地方教材》,青岛,正中书局,1948。

⑫ 雷通群著:《新兴的世界教育思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⑬ 祁伯文:《乡土教材研究》,载《陕西教育月刊》,1935(11)。

⑭ 见《乡土教育专号》第五卷四十九、五十号合刊,1935年8月21日。

⑮ 曹懋唐:《小学社会科乡土教材的研究》,载《小学教师》,1935(5)。

育的研究密不可分。上述专注、文章，往往先论述乡土教育，后论述乡土教材。他们阐述乡土教育及乡土教材的概念、目的、意义、价值，论述乡土教材的发展轨迹，认为乡土教材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研究乡土教材的编写及（各科）教学法，编辑各科教学实例。介绍国外乡土教育的发展情况。如《新兴的世界教育思潮》第十一章即是介绍欧战后新兴的乡土教育思潮。同时，一批研究刊物建立起来，如《陕西教育月刊》《江苏省立小学联合会丛刊》《浙江教育行政周刊》《小学教师》等，对当时乡土教材、乡土志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乡土教材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专门研究乡土教育和乡土教材的论著很少。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 1949 年之后出版的乡土教育论著只有两种：朱典馨编著的《小学乡土教育》^① 和教育半月社编写的《在小学中进行乡土教育》^②。在中国期刊网上以“乡土教材”为主题检索，得到 528 篇文章。其中，分科乡土教材的研究著作和文章相对较多，这与大量乡土地理、乡土历史教材的开发与实践相关。实际上，尤其是在 1978 年以前，乡土教材研究突出教材编写、使用、功能（爱国、生产）等方面，成果虽然不少，但多是简单的总结和经验介绍。21 世纪以来，尤其是 2005 年以后，许多研究生学位论文将兴趣转向乡土知识作为课程资源在语文、英语、音乐、地理、历史、美术等诸科教学中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各类乡土教材的编制、文本分析等。在此，重点介绍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

（1）对乡土志的研究

关于乡土志的背景问题。侯春燕认为，晚清乡土志的编纂是中

① 朱典馨编著：《小学乡土教育》，保定，河北人民出版社，1959。

② 教育半月社编：《在小学中进行乡土教育》，1958。

国社会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变的时代产物。它的繁荣发展，与清末新式教材需求增加的推动、救亡图存思潮的激荡及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激发有着很大的关联。追溯与考察晚清乡土志的产生背景和特征，可以引发我们对许多重要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考。^①程美宝则认为，清末新政期间，为响应政府鼓吹乡土教育的政策，地方上的读书人编纂乡土志和乡土教科书，作为初等教育的教材。这些教材的编纂，大多受当时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反映了地方读书人如何运用一套新的话语，在观念上重新定位地方与国家的关系。这些乡土教材也透露了地方上不同利益集团间的矛盾与冲突。此类乡土教材编纂者，其后大多主导地方上的教育事务，他们对国家观念的理解和阐释，对广大学生影响深远。^②

关于乡土志的性质和背景问题。陈碧如认为乡土志是乡土教材，从乡土志源于中国近代历史、地理、格致教科书的编写，欧洲近代历史、地理、自然科乡土教学的形成与传播，日本的乡土教学及对中国的影响等3个方面回溯乡土志源流，乡土志是近代初等小学教科书。^③内容包括近代初等小学历史、地理、格致三科的乡土教学内容，这与地方志有着本质的不同。^④吴浩军认为乡土志产生于清末特殊时代背景下，富有进步意义和创新精神，是用作小学乡土教育教材的一种特殊文献，具有教科书和地方志的两重特性。^⑤王兴亮也认为，乡土志是地方志的一个特殊种类，是清末民初的小学乡土史地教材。晚清政府颁布《乡土志例目》，在全国推广乡土

① 侯春燕：《关于晚清乡土志编纂的思考——兼谈当代修志的问题与出路》，载《中国地方志》，2003（6）。

② 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载《历史研究》，2003（4）。

③ 陈碧如：《乡土志探源》，载《中国地方志》，2006（4）。

④ 陈碧如：《乡土志“名”与“实”》，载《中国地方志》，2007（3）。

⑤ 吴浩军：《乡土志探源——兼说〈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载《中国地方志》，2008（8）。